

似水流年

访谒渔山新村

汪国华 文/摄

好友阿军邀我去渔山新村看看。一听渔山新村，一种特殊牵挂便涌上来。当年闻知鱼山岛将要成为绿色石化基地，鱼山人将要整体搬离鱼山岛时，虽不是故乡的情感深切，但终究是乡邻之地，颇有几丝牵挂。2017年，我作为移居外地人员被岱山县政协聘为特约文史研究员。一次会上讨论，如何让鱼山岛搬迁这一大事，记录成文，印刻成书，流传于后。我提出客观记录与文学性有机结合的方法进行表现的建议。也许那一天，我把那颗牵挂的种子植在心里，心里总会想着：鱼山岛民众搬迁到新居后，他们应该生活如意吧？偶有新闻报道鱼山乡民情况，我总会细细翻阅，涌动临门一观的向往。

汽车驶上舟岱大桥，从车窗看到当年的鱼山岛，一座座银灰色的储罐和高塔林立，厂房星罗棋布，这里如今已是我国首个、世界第二个“离岛型”石化基地——舟山绿色石化基地。当年落户鱼山岛，需要鱼山岛900余户2500多人整体搬离鱼山岛区域，这是一个艰难的问题。“安土重迁”的传统理念，故土难舍的乡愁情结，各有困顿的家庭境况，多向生活的未来设想……这一连串的心理、情感、生活、未来的种种顾虑，抉择艰辛，客观真切，是人之常情，无可厚非。

汽车进了小区，下车向前，一眼看到前面路中一道石砌，“渔山新村”四个洋红色的字刻录在淡绛色淡石块上；石碑的后面竖着鲜红的党旗石雕，党旗上还有六个黄色大字“红色美丽乡村”。这村牌宣昭着一种自信、一种庄严、一种豪迈。这是鱼山人的本色！

“渔山新村”，一个崭新的村落。一幢幢乳黄色的楼房有序分布，大



多为四层，蓝天衬着，阳光照着，不显耀眼，没有高耸，没有雄伟，只有真切和踏实。柏油路横竖曲折，连通各幢楼房的门前。路边设有停车位，边上就是绿化带。新村是花园公寓，干净整洁，环保美丽。而我的眼光却被右前方阳光照耀下的一幢楼房边的横架或斜放着的几个篮子吸引，便上前一探。

篮子有点陈旧，但保护得很好。平放的一篮子，晒的是花菜，那花菜已焯过，在光照下有点淡淡发黄。边上斜放的一篮晒的是番薯干，已经有点干了，带着点番薯气息。另一边两篮子晒的是萝卜干，刚晒的，被切成一条条萝卜干平躺着，有点晶白的样子，很像一块块白玉。有几位老年人和妇女在一旁晒着太阳聊着天。我便向他们请教。他们真诚地告

知，晒花菜干、萝卜干、番薯干，是老习惯，晒干的可以保存，随时取用，有备无患。有的说，现在萝卜干几十元一斤，十来元可晒一斤，一晒，价值翻倍了。有的说，萝卜干营养好，是逢年过节的美味佳肴，自晒最安全。从他们的言谈，从这些晒物，我似乎感到一种乡土的味道，一种乡愁的情怀，一种生生不息的生活气息，更感受到了那种勤俭持家的优良风习的传承。

朋友过来，拍拍我的肩，带我走进“红色传承馆”。村党支部副书记居然担任讲解。她告诉我们，鱼山岛历史上最重要的两件大事，一是1944年，在大鱼山岛，我浙东游击纵队海防大队七十余名战士面对日伪军的疯狂进攻，殊死鏖战，43位新四军战士壮烈牺牲，用鲜血和生命

谱写了一曲惊天地、泣鬼神的“海上狼牙山”之歌；二是，随着2014年舟山绿色石化项目落户鱼山岛，鱼山岛人民整体搬迁。“红色传承馆”有机地把相隔七十余年的两件大事连接在一起，突出了守好“红色根脉”、传承红色基因的主题。

在馆内，循着一条海涛涌动的曲折行道，观看行道两边以雕塑、图片、绘画、影视、文字、音乐等手段，展示激烈的战斗场景，介绍一位位英勇就义的战士，记述一幕幕感人肺腑的军民故事。这多手段、多角度、全方位的呈现，让人耳目一新，认知提升，细细品览，感受深切。八十年前，大鱼山战斗所表现出来的忠贞不渝的坚定信念，坚韧不拔的顽强作风，视死如归的英雄气概，同舟共济的团结精神，在新的时代，在和平建设发展时期，同样需要发扬光大，传承接续。八十年后的鱼山岛民众，在搬离故地的过程中，也经历了艰难的抉择，最终顾全大局，挣脱“小我”的圈子，正是当年精神的传承体现。

走出传承馆，我跟着朋友参观了“游客接待中心”“文化礼堂”“党群服务中心”，渔山新村不只是简单的满足，它把历史嵌入了它的生命进程，于是，生命绵延，历史传承，它便古老而新生，长寿而年轻，不管搬迁到哪里，都保留着故乡的根基。“红色传承馆”的结束语随后涌上脑海：“请记住，大鱼山！它是浴血的历史、初心的足迹，人和力量都不可抹去人心的记忆。请记住，大鱼山！它是重生的见证，重生不是消亡，而是涅槃；重生不仅仅是为了怀念，而是拒绝遗忘……”

这话让我久久品味，感觉意蕴深远。

心灵隽语

岛城的秋

张洁琼

北方的秋有些决绝又有点潇洒，她和盛夏分割得明明白白，不带一丝留恋。秋风一起，梧桐叶落，北方就干脆地入了秋。而岛城的秋似乎和夏陷入了热恋，你依我依，黏黏糊糊地不肯分别。立秋到了，天气依旧闷热。处暑来了，暑气仍然未消。白露过后，用心感受，晨晚间总算有了微微秋意。岛城的秋，到底是慢吞吞地拖着脚步走近了。

秋风是秋最早的使者。晚上要是开着窗睡觉，夜半透过纱窗的风让竹席增添了几分凉意。迷迷糊糊间，深陷甜梦中的人不由得裹紧了身上的夏被。要是睡眠有点浅，侧耳静听，树梢间簌簌作响，鏖鏖铮铮。这是西风穿林越梢的声音。第二天清晨抬头看树，栾树率先染上了几分秋色。树梢间栀子黄的花束，热烈地指向旷远的蓝天，拥簇着秋的到来。向阳的枝头仿佛一夜间挂满了一串串小红灯笼似的果实，袖珍可爱。栾树边上的桂花树看上去还毫无动静，但却暗暗积淀着这自然间的能量，孕育着一场独属于秋的绽放。她在等待西风再一次拂过枝叶，

一枝盛开则满树竟放、满城飘香。

秋鸿不似春梦了无痕，到底是有来了信。淡蓝的天空不再是只有黄昏时分才有了倦鸟的归林。抬头看天，时不时会有排成队形的鸟群飞过。大概是从北方长途跋涉飞来的大雁、燕子。韦苏州有诗云“万里人南去，三春雁北飞”。鸿雁和燕子都是北方之鸟，二月北飞，八月则往南来。

此时秋鸿掠过的稻田由青转黄，蛙声随着稻穗的成熟变得无声无息，倒是秋虫成了舞台的主角。盛夏肥胖的知了似乎因为苦夏，瘦了一大圈。但其实夏蝉早已死去，坠入树下，重归土地。此刻叫声凄切独自哀鸣的是新生的秋蝉。灌木丛里，草丛间，砖缝里，秋虫演奏起了奏鸣曲。“居居居居”的是蚰蚰儿，也就是蟋蟀。《诗经》里说蟋蟀“七月在野，八月在宇，九月在户，十月蟋蟀入我床下”。先民对天地万物的感知和自然的亲昵，让身处钢筋水泥森林的现代人为之汗颜。

夜晚躺在床上凝神分辨，除了蟋蟀声，“唧唧唧唧”是蝈蝈，也就是古人口中的蝻斯。“呦呦呦呦”的

是油葫芦，“铃——铃——铃”的则是金钟儿。要是叫声再急促点，“铃铃铃”的那就是金铃子。据《开元天宝遗事》记载，唐一位帝王经常夜不能寐，后来不知道从哪得了一方子，“以小金笼捉蟋蟀”放于床下，“夜听其声”。秋虫清亮的鸣叫治好了皇帝的失眠，秋天有声的温柔安抚了那些夜间仍然紧绷的神经。

要是想捕捉到岛城秋天味蕾间的变化，莫过于去清晨的早市逛逛。“秋白鲜红死，水香莲子齐”，欣赏完六月娇艳的荷花，就到了八月起藕收莲子的时节。大的藕比较糯，适合用来做桂花糖藕或是炖排骨汤。小的则可以直接清炒，入口脆甜。手擎着莲蓬，边剥边吃，慢慢咀嚼，唇齿之间似乎还余留着荷花悠长夏日的甜梦。同为“水八仙”的秋菱也到了成熟期，用高压锅烹煮到软糯粉甜，一口气能吃上半盆。秋葡萄已经不像盛夏的青涩酸甜，入口是经过秋露洗礼后的甘甜。鹌鹑蛋大小、青黄相间的秋枣也在流动摊位上占了一席之地，咬上一口，嘎嘣脆。要是碰上卖秋梨的，秋梨老白茶想必是



今日的饮茶主题。梨子切成小块放入煮茶壶，用山泉水煮沸。加上秋寿眉做成的老白茶，咕嘟咕嘟再煮上几分钟。一壶秋梨老白茶，清甜熨帖，可清心可静心，足以抹平繁忙工作带来的疲乏。

秋天的味道也会顺着烤螃蟹的香味爬进海边人家的窗户。立秋一过，秋白蟹就活蹦乱跳地出现在码头上、菜场里。转眼间又张牙舞爪地在家家户户的铁锅里翻腾着。大白蟹烤熟出锅，小孩子们会迫不及待地挖开蟹壳，满壳的蟹黄让人垂涎三尺。到了日暮时分，在小院里，在阳台上，摆上一张桌子。吹着秋日的晚风，倒上一碟裕大香醋，咬上一个蟹钳，嘬一口夏日自酿的杨梅烧酒，和家人朋友们边吃边聊。秋日脉脉的温情在谈笑间得以表达。

这样有声有色、有滋有味的岛城秋天，我想我是千金不换的。